

經濟學名著翻譯叢書第一〇九種

# 英國近代經濟史

W. H. R. Court 著  
周憲文 譯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 英國近代經濟史

**A Concis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From 1750 to Recent Times

W. H. B. Court 著  
周 憲 文 譯

經濟學名著翻譯叢書第一〇九種

# 英國近代經濟史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三月出版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四月再版

原著者 W. H. B. Court 著

翻譯者 周 憲 文

編印者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臺北市重慶南路

發行者 臺灣銀行  
臺北市重慶南路

經售者 中華書局  
臺北市重慶南路

中央文物供應社  
臺北市仁愛路

印刷者 臺灣銀行印刷所  
臺北市青島東路

## 序

本書討論的，是最近兩世紀的英國經濟史；我著本書，是受劍橋大學出版部評議員的委託，以此為1949年該出版部出版的故 Sir John Clapham 著《英國經濟史概論——從古代到1750年》(Sir John Clapham's Concis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A. D. 1750) 的後篇。本書可與前編一起使用，也可單獨使用。我不幸沒有聽到 Sir John Clapham 對於近代處理方法的計劃；所以獨立處理這一問題；我認為：最好不要強使我們兩人的想法，合在一起。過去三十年間，歷史家及其他人們，對英國經濟史所有已完成的業跡，其中有點聲名的人物，關於大問題的短篇描寫，幾乎都無法要求獨創性與完全性；此點，希望給與了解。

經濟方面 (economic side)，在我國民史內，對於一般的人們，是最不適應的部份。因此，如果本書對其理解，多少有點幫助，那可說我的努力，已有報酬。本書不是為專門的經濟學者寫作的，是為一般讀者寫作的；因此，專門的腳註與統計資料，全都省略；而盡可能地，代以簡明的敘述與分析的方法。不過，為了關心其他著者業跡的人，我已舉出充份的參考文獻。關於英國的歷史統計，我希望能有公式的蒐集 (official collection)，以供讀者參照；但是，這樣的統計，現不存在。國家的金錢用在無益於歷史統計資料的蒐集，殊屬遺憾。

寫作近代經濟史的時候，主要的問題，在其解釋方法如何。例如：由於經濟學者及統計家的業跡，使我們可以接近關於 Victorian 時代的新見解，這是最近20年內的事情。解釋上的困難，不是都在智識的方面，也有是在倫理的方面。至其理由，因為：即使選擇所有殘存的資料，儘量整理各種混亂的事件，但對過去的人物及其行

爲、思想與感情的評價，還是各人的根本興趣。這在社會史，尤其如此；因爲生在不同社會層的人，是以不同的眼睛去看人生；且以不同的標準，加以判斷。在工業主義的初期，使英國社會分裂的不同意見，對爲後代子孫的我們，遺下了陰慘的祖傳財產。本書，不論是在著者自己的想法，或在國際情勢，都有〔在轉換期書寫〕的許多痕跡。不過，本書的論述，止於1939年；我不想勉強解釋最近的情勢。

像本書這樣的小著，著者也受到許多人的幫助。多年以來，從 Sir John Clapham 開始，各位教授、朋友、親戚、同事及學生諸君，我麻煩了很多的人們。特別是對於本大學的 D. E. C. Eversley、Nottingham 大學的 J. D. Chambers 博士、Liverpool 大學 S. B. Saul 博士的建議與援助；又在查證參考文獻，製作索引上，對於 B. M. D. Smith 夫人；又在以我的原稿打字的辛勞工作上，對於 H. M. Berry 小姐；分別表示感激之意。最後，多謝劍橋大學出版部的非常照顧與極大關心。

1953年9月

Birmingham,  
W. H. B. Court

# 英國近代經濟史 目錄

序.....( I )

## 第一編 工業國的發達 (1750~1837年)

### 第一章 人口.....( 1 )

一、過去的人口情形 二、大家族與其殘存的各種條件 三、關於人口增加的各種經濟問題

### 第二章 農業與土地制度.....( 17 )

一、耕地面積 二、對於土地的新要求與新利用法 三、土地制度 四、農業技術 五、開放耕地與圈圍農業 六、農村勞動者

### 第三章 鑛山業與製造工業上的革新過程.....( 41 )

一、新舊產業分佈 二、重工業 三、纖維工業 四、由家庭工業制到大規模工業組織

### 第四章 運輸與外國貿易.....( 65 )

一、1850年前後的交通 二、貿易的擴張與運輸 三、港口與海運

### 第五章 投資、銀行業及經濟的不安定.....( 81 )

一、投資的情況 二、全國資本市場的發生 三、資本家的企業家 四、銀行家的任務 五、景氣循環

## 第六章 國家與對外收支……………(105)

- 一、自由放任的歷史基礎 二、殖民地體制
- 三、新經濟學 四、趨向新商業政策

## 第七章 對法戰爭的社會背景與其影響……………(123)

- 一、國家與新社會 二、所得的分配 三、
- 對法戰爭的經濟努力 四、戰後的時代

# 第二編 Victorian 時代及其以後的經濟 (1837 ~ 1939年)

## 第八章 迄1880年前 Victorian 時代的 經濟生活……………(157)

- 一、經濟擴大的各種條件 二、農業 三、
- 鐵路 四、投資與企業的形態 五、工業生產額
- 與就業 六、信用機構

## 第九章 工業國的盛衰 (1880~1939年)……………(193)

- 一、此一時代的一般性格 二、物價的變動
- 三、農業 四、工業生產 五、革新與工業效力
- 六、兩次世界大戰間的工業趨勢

## 第十章 Victorian 朝初期及中期的產業 與社會階層……………(231)

- 一、工業職業的發達與都市 二、都市生活
- 的社會問題 三、個人所得的增加 四、地方政
- 府與其收入 五、中央政府與其收入

## 第十一章 福利國家的起源(1880~1939年) (273)

- 一、1880年以後對於社會觀念及行動的變化  
二、關於貧困的論爭與救貧法 三、社會立法與國民最低限度的思想 四、政治與工會 五、兩次世界大戰之間

第十二章 列強中的首位（1880年以前，  
世界經濟的指導者英國）……………(303)

- 一、貿易的發展 二、英國與原生產物國  
三、自由政策的起源 四、爲世界銀行家的英國

第十三章 受到挑戰的指導者（在世界經  
濟上的英國，1880~1939年）……………(323)

- 一、工業化與世界貿易 二、海運 三、迄1914  
年的海外投資 四、世界市場上的競爭 五、殖民地與關稅 六、兩次世界大戰間的海外貿易

附錄：引用書索引……………(345)

付印以前……………譯者……………(355)



# 第一章 人 口

## 一、過去的人口情形

人類社會的經濟問題，雖然因為對於人類的政策欠佳，又欠公正，所以，非常嚴重化；但是，結局，它是發源於天然資源的缺乏與不均。現在，爲了研究近代英國經濟史，自然要由說明18世紀中葉（這是英國近代史的出發點）人口與資源的關係開始。

在18世紀英國經濟問題的背後，存在着歐洲人口及（爲其一部份的）英國人口的增加。本來，影響歐洲人口的各種原因及有史以來人口的變動，決非顯然。但是，的確，西歐的人口，從中世後期以來，是在極緩慢地增加；到了17及18世紀，開始迅速增加。在此增加的背後，雖有許多原因，但與經濟的發展、政治的和平以及醫學的發展，都有關係。

當時，各種新的力量，其作用如何；如果知道：過去在英國及其他各國抑制人口的（舊時代的）各種條件，最易明白。歐洲早在1749年，瑞典已有最老式的人口統計；當時，瑞典大部份的社會，是與農業有關；它的生活條件，可能比較歐洲其他地方，都更惡劣；18世紀的著作家 Malthus，說得簡單明瞭；他說：「嚴重缺乏的週期發生及其帶來的疾病」，抑制了人口。在這樣的國民之間，婚姻、出生及死亡的變動，是與收穫相比率的。在當時的情形之下，瑞典未有，也不能有大量的糧食進口。因此，在收穫不好的時候，國民就得減食；如果收穫極壞，國民就得餓死。在國民因爲饑餓與吃得不好的時候，乘機而起的，就是疾病。天花與傷寒，是國土病；19世紀在不健康都市蔓延的肺結核，尙屬不多。所有年齡層的人們，曾經同時生病；而以成年的死亡率最高；兒童死得最快。在歉收期，或則可能因爲身體最壞的人死亡（被社會剔除），或則因

爲此後數年間死亡率大爲降低，所以，人口乃以異常的速度增加。由於農業的擴展或改良，有時，糧食生產亦有進步；但此糧食，爲人口增加所吸收；以致物質生活的水準，實際沒有提高。18世紀瑞典的人口增加，在如此極壞的條件之下，意外地緩慢。而且，瑞典是在缺乏與熱病的自然拘束之內，更曾爲戰爭（像是一第三的酷使者；as a third taskmaster）所困擾。戰爭使疾病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因兵士從國外帶來疾病；這些兵士，容易傳染疾病，但對他們，幾乎未有任何醫學的注意<sup>①</sup>。

關於英國人口的可靠數字，沒有像瑞典的，來得古老。國勢調查的計劃，最初是在1753年，提到議會；議會認爲：這是侵害英國人的自由，而且曝露英國的弱點；有害國家，予以否決。英格蘭與威爾斯之有不完全的最初國勢調查，是在1801年；當時，英國正與革命的法國（Revolutionary France）作戰。英格蘭及威爾斯的戶籍長官（Registrar-General），開始登記婚姻與死亡，是在1836年通過婚姻法，設置這樣的官職（按：指戶籍長官）之後。我們既然沒有這種近代的資料，那祇好求助於：教會、教堂（chapels）或稅吏爲了自用而留下的記錄。這樣的記錄，在計算人口上，很多有欠充份；時代愈遠，愈不充份。而且，是在這種古老的各種條件已被破壞之後，始有中央政府統計這一輝皇的光明誕生。當初的英國，是像每10年一次的國勢調查所顯示，關於人口，已有革命性的增加。

1801年，英國的人口，剛超過1,000萬（10,501,000人）。但是，1901年的國勢調查，爲37,000,000；已增達三倍半。這一增加率，與其總數，具有同樣的重要性。這一增加率，顯然是很高的。在19世紀的最初30年間，英格蘭及威爾斯的增加人口，已遠超過：1660年 Charles 二世王政復古與最初國勢調查這140年間的增加額。這一高增加率，在19世紀的前半期或更長的期間，持續不變。1801年與1821年間，英國的國民人數，增加34%；1821年與1841年間，增

加32%；1841年與1861年間，增加25%。但自1870年以後，尤其是自本世紀以後，英國的人口增加率，已大為緩慢<sup>②</sup>。這在1910年以後，已被注意。這一緩慢化，迄兩世代後，即在二次世界大戰時，統計學者們乃始討論到人口停滯，甚至衰退的可能性。統計學者當時討論的人口趨勢，決非一定不變的。但是，不論是有怎樣的變化，類似19世紀的人口增加，不會再在英國出現。現在假定：人口發揮最大能力，繼續增加，那末，1801年與1901年間已增三倍的人口，在1901年與2001年間，又當增加三倍。

為要理解二世紀前，英國對於人類生命的想法與感覺如何，我們得先從現在的人口，每7人之內，除去6人。這，不用說，完全是一想像的操作。但是，這對我們，可以顯示一種社會形態。這一社會問題，在現代的我們——我們滿懷 (saturated) 過去不久這一偉大人口發展時代的經驗、思考或感情——若干地方，是很難理解的。

拿這困難，看得這麼嚴重，我們認是不可思議的。18~19世紀那種偉大的人口增加傾向，在其發生以前，英國人口上的特徵，與西歐大部份地區，很長的期間，是同樣的。16世紀初，據說英國的『出生率與死亡率都很高，兩者之間，沒有很大的距離。活到成年的人，不及出生孩子的半數。如就某若干年（例如流行病發生的若干年）來說，死亡也許超過出生。但是，這不是正當的情形。一般年頭，都是出生超過死亡；因此，人口略有增加』<sup>③</sup>。18世紀的英國，對於人口的增加，乃與過去很久的水準，切斷了關聯；此時，其他歐洲各國，也在作此準備。

① E. F. Heckscher, "Swedish Population Trends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con. Hist. Rev.*, 2nd series, vol. 11 (1950), pp. 266~277。

② 參看 *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Population*, Cmd 7695 (1949), p. 8. 的第3表。

③ *Ibid.*, p. 6。

## 二、大家族與其殘存的各種條件

在實施第一次國勢調查的時候，人口革命已在逐步推進；它的原因，到底何在？每10年的國勢調查，結果顯示：人口是每10年以10%的比率增加。這種增加率，是該居民習慣與條件的變化，長期堆積，始可達到的結果。人口的迅速增加，逾數世紀，強烈阻其增加的各種障礙（這些障礙如何，暫且不說），何以會被打破？何以會被消滅？

縱使國勢調查的實施者，很早就已開始統計，但是，這也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其一解釋，雖是根據：關於當時婚姻、出生及死亡的豐富智識，——不止是統計，還得有豐富的知識，加以說明——；但是，這樣的知識，大多不論在任何時候及任何社會，都是很難得到的。不過，偶然，18世紀末及19世紀初的大量人口增加，不僅與關於這種問題的科學研究的抬頭，是相一致；而且有所刺激。許多文獻，先後出現；各種理論，逐漸成立；且被廣泛應用。

這樣的一理論家，是 T. R. Malthus<sup>①</sup>。關於「人類的再生產」(human reproduction) 與「糧食供給」及其與「各國民的幸福與悲慘」，其互相關係的理論，已在英國國教會青年牧師 Malthus 的胸中萌芽。他受他父親極樂觀主義的刺激，已成青年人的懷疑論型 (mood of youthful scepticism)。他的父親 Malthus 是 Godwinian 派，也是 Jean-Jacques Rousseau 的朋友；而且，習於18世紀後期的思想，相信：人類可能完全無缺。這樣的父子不同，雖不稀奇；不過，因為這種不同，而產生偉大的科學理論，在歷史上，確是少有的。Malthus 在他大著「人口論」(1795年) 及其晚年長期的許多研究上，曾經考察：人口的增加與在歐洲史上長期妨礙人口迅速增加的各種力量（他稱之為豫防的限制）、兩者的關係。Malthus 以前的思想家們，也曾注意人口與食物的關係。而且，他們也說：這種關係（這是 Malthus 議論的中

心點)，是前者快過後者的傾向以及戰爭、鼠疫與饑饉曾經扮演限制人口的角色。不過，都未有一人，曾像 Malthus 一樣，對此問題，以這麼深刻與廣博，說明兩者的關係。

Malthus 的理論，如果沒有他對政治的關心及由他對現實社會的見解所支持，也不會引起一般的反響。當時許多英國人，他們知道 Malthus 的姓名，不是因為他在科學上的聲名，也不是由於他對理論及歷史的研究；乃是由於：他判斷救貧法當局的政策乃與英國的人口大有關係。Malthus 所指摘的，是在工人領取工資（按照家族人口的多寡與以麵包價格計算的生活費相比率的工資）時，對他們實行公共的救濟。這種救濟制度的採用，是1795年，根據 Berkshire 治安法官的指令的；它的目的，是在救濟：從1793年對法戰爭發生以後，農業勞動者因為物價上升而工資低廉，陷於窮困。這種救濟方法，在救貧法當局，毫不新奇；不久，它就經法律規定，而被農村廣泛採用。這原來是用為戰時政策；但迄1834年，Whig 政府反對這種政策而實行立法的及行政的改革，即使是在平時，也已實行多年。受了 Malthus 的影響，而有教養的人們，稱此救貧方法為 Speenhamland system<sup>②</sup>；他們認為：這縱非在當時人口增加背後的最大原因，也是一主要原因。這一制度，曾被責難：它使窮人生活容易，它獎勵大家族。不過，如果這樣狹義地推進，那末，這一論法就無法正確說明蘇格蘭與愛爾蘭的人口增加；因在當地，未曾實行像英格蘭的救貧制度。於是，這一想法，最後完全覆沒。這是因為：在1834年，即在以補助工資抑制院外救助 (giving of out-relief) 之後很久，國勢調查明白顯示：人口仍在不絕地增加。但是，這一觀念，在整19世紀前半，形成一政治勢力；對於統治階級的見解，曾有強烈的作用。

關於人口增加的所謂「救貧法理論」，它常與第一重要命題相結合；那就是：它常引起過份的人口增加。這是因為：土地給與人類勞動的報酬，乃有無限遞減的傾向（對農業方法的顯著改良而言）

；而增加人口，對此有限的資源，不易適應。這種見解，Malthus 說得很明白；它由今昔的經驗，獲得有力的支持；後來，到了1848年，正由這一理由，乃使英國19世紀中葉最優秀的經濟學者 John Stuart Mill，對於英國經濟的前途，採取了暗淡的見解。整1840年代，英國麵包的漲價以及1846年的愛爾蘭饑饉與圍繞限制穀物輸入法的鬭爭——這些都是 Mill 執筆當時的事實，它影響了他的議論。以本國的同時代史 (contemporary history)，視為人口與糧食供給的競爭；這樣的習慣，在有教養的英國人之間，迄19世紀的後半期，雖然仍有殘存；但是，他們的國家，在那一時候，也都祇是依賴國產的食糧供給。當時，古典派經濟學者們——Malthus 及 Mill 是其最後的代表人物——的理論，雖非錯誤，已被認為不妥。

此後的人們，關於人口的增加，接受了其他的解釋。此即：到了本世紀的初頭，產業革命，已經相當進展，而其結果，批判的著作家們，認為：產業革命期新工廠的勞動需要，促成了人口的增加。但是，這種見解，不能過份推獎。而其理由之一，是因：到了1830年，工廠工人仍祇為人口的小部份；舊式而廣佈的職業（例如家庭勞動），還佔比較重要的地位。另一理由是：這一見解，不能充份說明農村地區的人口增加。事實，英國的任何一州（不論是農業州或工業州），在1801~1851年間，根據每10年的人口記錄，無不增加。因此，我們必須在工廠以外，尋求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

一般可說：人口的增加，或則因為死亡者較少，或則因為出生者較多。這是說：由於死亡率（對全人口的比率）的降低，或出生率的提高。當然，人口的增加，也有由於此兩比率的同时變化的。這是因為：此兩比率，不是沒有相互關係的。

如此說來，這一時代的人口增加，是由於出生者的人數較多麼？粗出生率，即每千人每年的出生率，根據現存的史料，在18世紀

中葉，比較過去來得大。這從1710年前後起，經過同世紀的前半期，都在上升；此後數十年，繼續緩慢的上升；到了1790年，顯有緩慢的下降<sup>③</sup>。社會的俗習、社會的準則以及社會的制度，它的變化，對於這種人口的增加，是有影響的。又在其背後，存在着：有關產業組織的各種變化以及徒弟制度在各種產業的式微或衰頹（它在過去，曾有抑制早婚的作用）。此外，例如木棉工業與煤業這些新興產業的發展，全是沒有徒弟制度的；且使每一年輕人（early age）都可有充份的收入。這是機械的高度生產力及年輕人被產業雇用的機會擴大的結果；關於此點，是19世紀的社會改革者們所一再討論的。又在1800年以後，曾有愛爾蘭人的移居。他們的大家族傾向，當時，確實不亞於英國人。另一方面，在農村地區，很早就已開始的土地制度變化，對於各種習慣的支配，似已逐漸促其崩潰。這些習慣的支配，過去曾使許多農業國民——其中也包含英國的農民——延期結婚；為對他們確保足以維持家族的必需土地，所以限制了生育子女的期間。在許多工業已成農村工業的時代——即使各種工業專門化，已可取代農業的時候，也有同樣的作用。上述一切，在很長期間，改變了結婚的年齡，似曾影響結婚的出生力。

出生力的增加（rising fertility），一則由於生存機會的增加，二則由於它對國民的年齡構成，發生累積的影響，這是很容易明白的。死產兒與夭折兒減少；又在另一方面，即由生存期間的終了看來，比較過去，乃有更多的既婚婦女，得在全自然的妊孕期活命，故其殘存的家族規模，當然擴大。將來可為父母的人數增加；又在他們結婚以後，如其所生的家族全都活着，則在若干時代，將可產生某一類型的人口；這種類型，有一特色；它包含着：各家族中的子女平均人口多，而這些子女，不僅出生多，而不夭折的也多；自然在他們的生育年齡全期間繁衍的也多。這種類型的人口，自在迅速增加的狀態。這與大英帝國早期若干次人口普查所顯示的情形，正相吻合。

在18世紀的英國，我們看到：大家族逐漸增加；這種大家族，在 Victorian 時代，是該國的一般現象。在舊時代(earlier ages)，克服限制家族與人口各種力量而獲得勝利的，其中之一，是我們已經講過的，為提高婚姻及出生率的力量；另一當為降低死亡率的力量。兩者之中，主要是由於後者的力量<sup>④</sup>。如果更正確地說：許多殘存的家族，主要是使死亡率減少的各種力量所生的結果（雖然沒有充份的證據，祇要從此看來，是可如此說的）。不過，它的次要效果，是引起了生殖的增加——所謂生殖，乃指每一家族的產兒數而言。孩子在其出生之時或生後數年，得免命亡，以及母親平均壽命的延長，當為18世紀人口上升的最大原因。這使當時的死亡率，全面下降。不過，廣泛受到這些影響的，是在家庭平均規模的擴大。後來到了1850年，女性人口之內，能夠達到結婚年齡的，祇其 $\frac{3}{4}$ ；能夠達到分娩年齡的末期的，祇其 $\frac{1}{2}$ ；此點，應當記住<sup>⑤</sup>。

死亡率的全面降低，是有許多原因。醫療的改善，乃其一因，18世紀的醫學知識，嚴格說來，與其說是科學的，不如說是經驗的；但已開始顯示它的效果。這一世紀，在醫院、施藥所、醫學校的建築與創設上，是一優秀的時代。倫敦的孤兒院 (Foundling Hospital)，創設於1742年；是十分慈悲的船長 Coram，為了救濟被棄在街頭待死的孩子。倫敦最早的產院，是從同世紀的中葉開始的。醫學的訓練，開始是模仿大陸的。Edinburgh 的醫學院（它大多模仿 Leyder 的荷蘭學校）是1725年前後開課的。產科成為醫學的一專科；John Hunter 建築起外科的科學基礎。當然，醫學校雖然是這種動向的前鋒，但是，關於保健法則的一切智識，不是在此接受訓練的人們直接推廣的。例如 Johnson 博士的朋友 William Levett，他雖無特殊的資格，但在倫敦的貧民地區，替窮困的族人治病；報酬是請他吃餐便飯；他以他自己的方法，對於社會，很有貢獻。但是，關於保健的知識，如不實際應用於英國各都市正在逐漸改良的自來水、道路鋪設及衛生設施上，那就不會有



很大的效果。

人口的趨勢，雖不顯明；但在倫敦，1750年以後（在 Manchester, 則稍遲些），死亡率顯有下降的傾向。就一國全體來看，每千人的死亡率，據我們所知，在同世紀的最初25年以後，已經開始下降；1780年以後，雖然都市生活迅速發展，但已大為低落。在1815年對法戰事結束與1831~1832年的痢疾流行之間，死亡率雖然迅速上升，但也絕對不像其過去水準這麼高。

關於其他的影響，則以醫術與衛生設施，最為明顯。但是，那些雖然不比這些影響更加重要，也當有同程度的重要性。大內亂終止以後，英國農業與工業的生產力，雖然都已提高，但與此後一世紀半的人口增加，具有關係。本來，Tudor 朝及 Stuart 朝的英國人，生活是很苦的。因此，任何促成生活改善的變化，即使不大，它也會對衣、食、住，即一切生存機會，產生優良的影響。17世紀後期及18世紀初期發生的這許多變化，不少是靠農業的改良。此即：根菜作物的引進、通年飼養家畜（這使肉類的供給增加）以及小麥麵包（它取代了乏味的混合穀物，即小麥與燕麥的麵包或燕麥與大麥的麵包）的消費增加，此外，還有蔬菜使用的增加，這些都對保健有益。Hampshire 的一僻村，有一鄉下牧師，他曾說過：這一教區的人民，比他所記憶的較新年代已經如何優良；又因而如何增進健康（雖然這些都是18世紀末的事情）<sup>⑥</sup>。Gilbert White 的 Selborne 村，當非這一現象的唯一村莊。

其次，講到工業生產；它隨時提供廉價而清潔的內衣、木棉與肥皂；因比過去大為清潔，所以增加了對疾病的抵抗力。又在18世紀後期，這些都市，都有道路改良委員會或自來水公司的設立；提高了過去水準極低的公共便利與公共舒適。固然，如由後世 Victoria 時代的人們看來，也許認為：任何一點，都非再加改善不可。

如果我們不以生活資料限於收穫物，而認它是：在北國的生活條件之下，爲了生存所必需的一切手段；那末，對於人口與生活資